

七弦弄月 著

HUANGCHENG
DI-YI
QUXIANG TIANTUAN II

皇城第一偶像天团II



皇城偶像天团进军演艺圈

御前女官裴九歌饰演温柔大气的绥国皇后
东厂督主墨祈饰演郁郁不得志的公主府总管
三公主百里云初饰演为国远嫁的和平使者
潇王百里子潇饰演起兵造反的乱臣贼子
首席太医沈莘饰演深藏功与名的隐士

超强的制作班底，震撼视听的宏大场面，
全明星阵容炫目开场！

意林
轻文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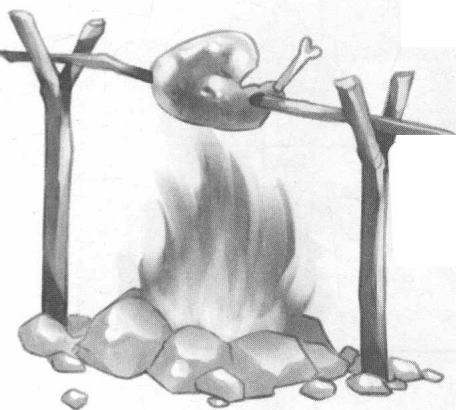
萌萌0
部落0
系列6

皇城第一

HUANGCHENG
DI-YI
OUXIANG TIAN TUAN II

七弦琴月 著

偶像天团II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皇城第一偶像天团 . 2 / 七弦弄月著 . -- 长春 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, 2018.4

(意林·轻文库·萌萌部落系列)

ISBN 978-7-5585-2203-1

I . ①皇… II . ①七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58227 号

皇城第一偶像天团 II

HUANGCHENG DI-YI OUXIANG TIAN TUAN II

出 版 人	刘 刚
总 策 划	阿 朱
特约策划	师晓晖
执行策划	张 星
责任编辑	吴 强 王 婷 孟健伊
图书统筹	蓝曦悦
特约编辑	丁 旭
绘 图	天 吟
书籍装帧	胡静梅
美术编辑	王周益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字 数	400千字
印 张	13
版 次	2018年4月第1版
印 次	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印 刷	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

出 版	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发 行	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0431-85678573

定 价 25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, 电话: 010-51908584

C o n t e n t s

目录



001 第一章 倚万难

019 第二章 深如海

035 第三章 昔年怨

053 第四章 思美人

069 第五章 冷霜迟

083 第六章 枕边棋



C o n t e n t s

目录



105 第七章 惊天祸

121 第八章 生死局

143 第九章 离愁路

167 第十章 斩情丝

189 第十一章 不如初







风声呼啸，夜色正浓，月光透过重叠的云层，照在瘟疫肆虐的宿城。

客栈走廊尽头的房间，狭小的一方天地里，三公主百里云初正沉默地和那群客人们对峙着。她的目光依次掠过那些自私凉薄的脸，听他们各种冷嘲热讽，其中有几位甚至已经开始摩拳擦掌，准备动手赶人了。

她突然有些自责，当初若非自己执意要带沈莘来宿城的蝴蝶坊挑选首饰，两个人便也不会因瘟疫暴发、全城封锁而被困此地，沈莘更不会被发狂的患者咬伤，感染上这致命的疾病。

为求自保，这些客人容不下沈莘一个病人留在客栈，他们先前忌惮于墨祈和九歌的实力，尚不敢造次，但现在墨祈和九歌上山寻药去了，他们便彻底没了顾虑，一心要赶她和沈莘出去。

沈莘目前身体虚弱，如果离开客栈流落街头，很难想象会产生何种后果，所以她绝对不能妥协，只能正面抗争。

百里云初冷笑起来，从枕下摸出了方才墨祈留给自己防身的匕首，猛地将闪着寒光的利刃拔出，毫不迟疑地对准了他们。

“既然你们苦苦相逼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”

她虽是娇生惯养的公主，身手远不如九歌，少时却也是跟皇家子弟们一起，学过一招半式的，而恰恰是这一招半式的功夫，给了她此时反抗的勇气。

那群人只当这个小姑娘在虚张声势，谁也没理会她的威胁，眼看着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冲在最前面，伸手想要来拉自己，百里云初身形灵敏地闪到他背后，在被对方抓住的瞬间，反手一刀，果断地从他肩头斩落，这一下力道极狠，只见血流如注，那个人顿时惨叫着跪倒在地。

她将匕首抵在他的颈间，抬眸瞪向其余想上前却又犹豫的客人，咬牙切齿道：“再敢上前一步，我就算豁出性命也要跟你们拼个死活，谁来？”

大约是被百里云初那同归于尽的气势震慑住了，那些人反而本能地后退了一步。

百里云初冷冷道：“你们以为我的两位朋友不会回来了吗？他们是去寻找根治瘟疫的办法了而已——在瘟疫没有根治之前，难道能有人提前离开这里吗？等他们回来后，若没有见到我们，必会大开杀戒，血洗客栈，到时候谁也别想活着走出去。”



墨祈和九歌当时在客栈大堂内击杀了发病的地痞李六子，又用木筷将试图驱赶沈莘的客人手背扎穿，血溅当场，这样果决狠辣的行事风格，所有人都已见识过了，他们意识到百里云初所言确是事实，一时面面相觑，不知该怎样收场才好。

最后还是店老板叹息着出来打了圆场：“姑娘息怒，你且安心住下，我保证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。”说着忙向那些客人使眼色，催促他们快些离开。

百里云初一脚踢开面前的男人，将匕首收起：“滚！”

她努力将脊背挺得笔直，使自己的眼神看上去更加凶狠一点儿，直到确定房门被重新关上，那些人果真已经离去，这才缓缓转身，垂眸行至床前坐下。

沈莘支撑着身体坐起来，神色怜惜地握住她冰凉的手，发现她颤抖得厉害。

“莘莘，你不要怕。”她的眸底泛起泪光，一开口便语声哽咽，“我……我一定会保护你的，任何人都别想对你不利……”

沈莘用力拥她入怀，温柔安慰着：“我相信你，云初，你做得很好。”

所以，他从来没有害怕过。

他万没想到有一天，自己最心疼的小公主，会手执利刃护他周全。那双纤纤素手明明是持笔著书的，何曾沾染过半点儿鲜血？

得此真心，他已知足了。

百里云初乖巧地伏在他的胸口，她阖目良久，忽而低声问道：“莘莘，你说小九和墨祈，能顺利把药草找回来吗？”

“很难，但我相信他们。”

在沈莘的心里，无论是九歌还是墨祈，都是值得依靠的挚友，他坚信，只要他们承诺过，就一定不会食言。

他们会回来的，并将给予宿城幸存者希望。



然而百里云初和沈莘并不知晓，前往寻找珍稀药草的九歌与墨祈此刻正身处险境，二人在灵山遭遇了大批黑衣人的袭击，虽合力将对方尽数歼灭，可九歌也被垂死挣扎的刺客拖下山崖，墨祈为了救她，毅然随她一起跃下了深渊。

黎明将至，寒风仍旧凛冽。

灵山半山腰，茫茫云雾间，墨祈手中的佩剑深深入山壁，令他得以悬于半空，



免于坠落悬崖——而他的右手，还紧紧攥在九歌的腕间。

他的手臂先前已经受伤，此刻还要支撑她的重量，伤口破裂更甚，鲜血淌落，有几滴渗入她的衣襟，被风一吹透骨寒凉。

九歌艰难地仰起头，注视着他俊秀而不失坚毅的侧脸，半晌淡然开口：“墨祈，你放手吧。”

墨祈低声道：“这峭壁生满苔藓，连个落脚处都没有，我若放手，无异于要亲眼见你掉下去，你觉得我能做到？”

“如果再耽误片刻，你我都难免一死。”

“那便听天由命，我也认了。”

关乎性命之事，被他一讲竟如此平淡，九歌晓得他已做好了与自己同生共死的准备，只觉眼眶微微发热，却仍执拗地想把手从他掌心抽离。

墨祈将手指回拢，攥得更紧一些，他语气稳稳的，像是安抚：“小九，你听话。”

“我不能由着你这么胡来。”她说，“莘莘和公主还在等着，你必须得把药草带回去，否则会死很多人。”

“所以我就理应放弃你吗？你要我回去如何向他们交代？”

九歌无言以对，她能清晰地感受到，他在抑制不住地颤抖，伤口的血越流越多，他的手指逐渐冰冷，再这样僵持下去，双双跌落崖底是迟早的事。

她忽而心酸不已，没来由地轻声道了一句：“多年前在御花园，若是没把你强留在宫里，而是放你离开就好了。”

墨祈似是笑了笑：“你不必后悔，因为我从未后悔过。”

此言一出，两个人蓦然听到头顶传来金属相击的声响，从这个角度望去，晨光熹微，看不分明，但也能隐约分辨出，是有许多人借助梅花爪和石锥，同时沿着山壁攀缘而下，像在寻找着什么。

裴九歌和墨祈此次只身来到宿城，未带一兵一卒前来，知道的人不多，想来也不可能有人前来相助，那么十有八九，便是方才那些黑衣杀手的同党了。

九歌的另一只手，仍牢牢握着墨祈所赠的那柄九霄紫电，她打定主意，无论来者是谁，临死前她总要尽全力杀几个人作陪，黄泉路上也不致无趣。

谁知还未等她将设想付诸行动，就听到了极为熟悉的清朗男声，破开重重云雾直达耳畔。

“都给爷认真着点儿！那可是红叶阁未来的女主人，今天找不着她，谁也别想

回去！”

她不会听错，是唐枫，他居然来了。

“唐枫！”她气沉丹田高喝一声，“我们在这——”

唐枫的耳力何等敏锐，登时远远望向这边，忙又惊又喜地吩咐阁中成员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救人！”

最先发现两个人的是红叶阁元老级成员、唐枫的心腹靳柒，靳柒借助梅花爪飞身而至，将手探向腰间布袋，后把石锥一枚接一枚地嵌入山壁，开辟了一条通往平地的道路。

墨祈沉声道：“劳烦你先护送她上去，多谢。”

“那是自然。”靳柒素来寡言，应了一声，便从容地将绳索递给了九歌，并在确认她踏上石锥之后，才和墨祈一起跟随其后。

须知阁主就在远处瞧着，靳柒深谙这位女官对自家阁主的重要性，必定是半点儿差池都不敢出的。

绝处逢生，九歌万没料到自已竟会有这种好运气，于偏僻荒凉的灵山也能偶遇故人，她见唐枫正朝自己伸出手来，略一迟疑，便将纤纤五指搭在他掌心，借力跃上了陆地。

“你怎么会来？”

“你我才见面，怎么冷漠得连句体贴的问候都省了？”话虽如此，唐枫却眉眼弯弯地笑着，他拉着她的手，将她上下打量一番，“嗯，没受伤就好。”

九歌无奈：“那你也该告诉我，红叶阁的人，怎么会找到这里来？”

他理所当然地回答：“很奇怪吗？江南一带没有红叶阁管不到的地方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都逃不过我的眼睛，灵山也不例外。”

“那你还真是手眼通天。”

“也不尽然，换作平时，我断不会对灵山感兴趣，只是……”他复又意味深长地瞥她一眼，“听闻宿城暴发了瘟疫，我手下的人打探到，你和那位墨督主奉皇帝之命，前来调查。”

也就是说，他是因为不放心她的安全，才特意不辞辛苦赶来的。

九歌叹息一声：“来都来了，为何不提早现身相见？毕竟陛下不在宿城，你也不必担心身份暴露。”

“我不是怕你为难吗？只琢磨着暗中保护也就罢了，谁承想你胆大到要上山寻药？”提及此事，唐枫显然也有些气懣，也不知是觉得她胡闹，还是出于迟来一步的

自责，“听了靳柒的回禀，我立刻就动身前往灵山，然后在这发现了大批黑衣人的尸体，险些没被吓死——真没见过你这么不要命的女人，方才若非我听出了你的声音，再耽搁半个时辰，恐怕就要去崖底替你收尸了。”

很难想象，他身为江湖顶尖杀手组织红叶阁的首领，啰唆起来也这样麻烦。九歌揉了揉耳朵，又不能驳他面子，只得好声好气地安慰着，表示都怪自己思虑不周，下次一定多加小心。

她回过头去，恰逢墨祈走近，忙迎上前去察看他的手臂伤势，见那道刀伤深可见骨，血仍不止，不禁心疼得倒吸一口气：“我先给你上药。”

墨祈凝视她半晌，颇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感，他温声道：“别急，这点儿小伤不得事的。”

“血流了这么多，你当是在开玩笑吗？”

“刀尖赌命的东厂首领，流点儿血怎么就值得大惊小怪了？”唐枫来到两个人面前，很不耐烦地递来一条干净的手帕，让她给墨祈包扎，“九歌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可见你火候还不到，容易缚于儿女情长……靳柒，你小子跟老三眉来眼去的，当爷瞎呢？”

靳柒和老三立刻一个望天，一个看地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。

阁主永远是阁主，不能得罪，哪怕他们正在心里偷笑。吃醋就直说，何必还要阴阳怪气地说教一番？

九歌轻飘飘地向唐枫投去一瞥：“你此次救我二人一命，算我欠你一份恩情，日后必还。”

“我的人情债太多，不缺你一份，你只要好好的，别出什么岔子就行。”唐枫叹了口气，目光却掠过旁边的墨祈，语气略显不善，“平心而论，我并不认为这位墨督主能护得好你。”

“事实上，我自己就能保护好自己。”

“真的？试问‘保护’二字在你心中是如何定义的，将自己置于险境中也算吗？”

九歌可没心情跟他玩文字游戏，她心里还惦念着沈莘和百里的初，故而语气很是敷衍：“唐枫你别闹了，我和墨祈还有要紧事，必须尽快将药草找齐，赶回宿城去。”

唐枫分得清轻重缓急，见她神情严肃，讲话口吻便也正经了不少：“老三年少时在灵山当过猎户，对这山上的地形很熟悉，有什么没找到的你问他。”

“狼烟百合与石中莲，另外金蛇草和素瑾叶虽已找到，可若要用在治理瘟疫方面，药量是远远不够的。”

“夫人放心，此事包在我身上！”老三是个浓眉大眼的豪爽汉子，声如洪钟，“我即刻带领阁中成员去寻找所需药草，今晚之前，必将药草送至夫人手上！”

九歌略一颌首：“那便多谢各位兄弟了。”

被老三当众称呼为“夫人”，她委实尴尬，但现在并非计较这些的时候，当务之急是解救宿城于水火，所以她不再多言，转身便欲同墨祈一起离去，岂料刚行一步，衣袖就被唐枫从后扯住了。

“等等。”唐枫迎着她疑惑的眼神，不紧不慢道，“暗算你们的人，可知是谁？”

“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我和墨祈却也能猜到了。”

她和锦衣卫成员交过手，那群黑衣杀手的攻击套路，与当初潜入萧王府的刺客如出一辙，可以想见，是何人在背后指使。

唐枫冷笑：“又是太子的爪牙所为？恕我直言，太子一日不除，你就一日不得安宁。”

“我于朝堂为官，随侍銮驾之前，哪里有半分安宁可言？道理我都懂，但想要除掉太子谈何容易？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时候，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。”

“你心底是否还存留着几分侥幸，若非万不得已，不愿令萧王登上皇位？”

九歌沉默不语。

“那是毫无可能的，九歌，如果你当真做不了决定，红叶阁会选择在合适的时机抢先下手。”

“就算红叶阁高手如云、神通广大，要刺杀太子也绝非易事。”始终不发一言的墨祈，此时终于淡声开口，“要成大事，须得双方里应外合，急躁不得。”

唐枫痞气地扬眉：“敢问墨督主有何高见呢？”

“若唐阁主能够将敌意收敛几分，待宿城瘟疫解除，我们或许可以坐下来好好商谈。”

“我对墨督主没什么敌意。”唐枫笑了笑，“不过是久居江湖快人快语，想给墨督主一个忠告——裴九歌我非娶不可，只是时间问题罢了，若你定要横刀夺爱，我也不介意公平竞争。”

“方才不还说要摒弃儿女情长，只论正事吗？”九歌毫不犹豫地打断了话题，“也不怕你的兄弟们听了笑话。”

墨祈用手捂着伤口，脸色因失血过多而泛起病态的苍白，但那双俊俏的桃花眼仍清亮如昔，他一字一字掷地有声：“唐阁主自幼与小九相识，心意赤忱，要公平竞争，

我自然无话可讲，只盼在危机到来之前，你我二人能尽释前嫌，共同守护好她。”

毕竟没有什么比九歌的安危更重要，同样身为男人，这点儿默契还是有的，唐枫坦然地点头：“一言为定。”

“那么，后会有期。”

九歌亦朝红叶阁众人拱手作别，而后随墨祈施展轻功飘然离去，衣袂于晨风中猎猎舞起，很快便消失在唐枫的视线内。



墨祈的定力有多强，九歌一向心中有数，但不承想，今天却亲眼见着了。

在返程途中，他自始至终冷着脸色策马狂奔，一句话也没有和她多说，她本以为他是在为唐枫之事介怀，这才不愿理睬自己，结果在临近宿城的时候，却蓦然见他勒住缰绳回眸一望。

“小九。”

他只唤了她一声，随即一口鲜血呕出，翻身从马上跌落。

九歌刹那间如遭霹雳，算起这些年，能让她惊慌失措的时刻少之又少，可这一瞬，她几乎是跟跪下马奔至他面前，双膝一软跪下抱住他，连声音也带了几分哭腔。

“怎么回事？墨祈，你别吓我！”

墨祈咳嗽半晌，勉强支撑起身体，哑声回答：“那些杀手的刀刃上，淬了毒。”

也就是说，从为救她挨了一刀开始，他就中了毒，却一直支撑到现在。

九歌的手抑制不住地颤抖，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将他重新搀扶上马，然后和他共乘一骑，让他靠在自己身上调息。

墨祈阖目良久，虚弱地开口道：“小九，你听我的，到了宿城后不要声张。”

宿城可能有锦衣卫的眼线，或者说，肯定会有，他不能打草惊蛇。

九歌点点头：“我明白。”

“还有宿城巡抚邵文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你回到客栈后只需安心疗伤，其余琐事都由我来搞定。”

“好。”

她在寒风中紧紧握住他冰凉的手，两个人沉默地感受着彼此的体温与呼吸，仿佛某种无声的承诺。

半个时辰后，宿城城门外。

从身影出现在守卫视线中开始，墨祈就坚持牵马步行，他拖着中毒的身体视察了一遍灾区，而九歌纵使心中担忧，表面上仍是一派从容镇定，直至到达客栈。

店老板坐在门口，见两个人回返惊喜交加，忙起身迎接：“二位回来了？”

相比之下，客栈中其他客人便显得有些心虚畏惧了，纷纷低头垂眸，不敢与两个人对视。

九歌眼力何等敏锐，见状已然猜到了七八分，不禁冷笑道：“怎么，看诸位的反应，想来是趁我们外出之际，设法逼迫我们的朋友离开了？”

“没有没有！”先前那个闹得最凶的、身材高大的男人，被她凌厉的眼神一瞪，吓得背脊生寒，忙抢先否认，“我们对您的朋友尊敬得很，怎么会逼迫他们呢？”

“我也希望没有，不然……”

墨祈神色淡淡道：“他们哪怕少了一根头发，这里所有的人，都要为此付出代价。”

他始终扶着她，到后来几乎把全身重量都撑在了她的手臂上，可见已经快支持不住了，九歌站在气氛降至冰点的客栈大堂，威严扫视一圈，她终是轻哼一声，在众人胆战心惊的注视下，举步上楼。

“老板，立刻收拾出一间空房给我，不管用什么办法。”

在此种情况下，无论叫谁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，对方都绝不会提出任何意见，所以不出一炷香的时间，店老板就恭恭敬敬地完成了她的指令。

九歌将墨祈安全送回房间，在确保他已服用过玄露丹之后，留他独自疗伤，自己则退出屋外，抬眸见走廊尽头的那扇门，不知何时竟打开了。

百里云初听到动静，警惕万分地准备出门察看，在看清来者何人之后，激动得险些哭出声来：“小九！”

九歌往前走了两步，任由某位公主委屈地抱住自己，她抚了抚后者的长发，软音问道：“莘莘怎么样了？”

“莘莘此前一直疼得睡不着，我刚把他哄睡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我很担心他的病情会继续恶化。”百里云初说完，便急着往九歌身后看，“墨祈呢？药草找到了没有？”

“药草稍后会有人送来，你放心。”九歌低声道，“不过我们在灵山遭到了暗算，墨祈受伤了，正在屋中疗伤，你不要去打扰他。”

“墨祈受伤了？”

“嘘，小声点儿，你只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，继续照顾莘莘就是了。”她用力一

搂百李云初的肩膀，像是要以此方式给予对方勇气般，“我这就去找宿城巡抚，让他把自己的深宅大院腾出来，供我们研究配药。”

百李云初迟疑着点点头：“你万事小心，我等你回来。”

“嗯。”

九歌策马穿过萧瑟荒凉的长街，至邵府飞身下马，一脚踹开了那扇紧闭的朱漆府门。

府上家丁气势汹汹地赶来，正欲质问，看见她亮出的腰牌后便不敢说话了，九歌一路畅通无阻，径直来到邵文所居正房，推门进去发现，巡抚大人竟然还在优哉游哉地吸着烟袋。

“大胆！无知刁民，竟敢擅闯邵府！”邵文愤然撂下烟袋，对她怒目而视，“来人啊！一群混账奴才，本官养你们做什么吃的？连道门也守不住，万一带进了瘟疫，你们有几条小命也不够赔的！”

“邵大人别叫了，叫也无用，是我不让他们进来的。”九歌平静道，“再者说，邵大人未免太高估了自己，你那条命并没有很值钱。”

邵文拍案而起：“放肆！你……”话音戛然而止，他看清了她掌心那枚金光熠熠的腰牌，登时怔住。

九歌手上发力，将他重新按回官椅，她掂着腰牌，似笑非笑道：“皇城特使裴九歌，此番是为了调查并治理宿城瘟疫而来，若邵大人足够聪明，就该配合。”

虽说邵文先前并未得到关于皇城特使的消息，但那枚腰牌货真价实，而裴九歌的名号，他也清楚地知晓。

皇帝面前的红人，朝堂上八面玲珑的第一女官，自己这次栽到她的手里，怕是凶多吉少了。

意识到这一点，他冷汗直冒，连声音都在发抖：“不……不知是裴大人亲临，下官有眼不识泰山，实在该死……”

“该死不该死暂且不提，总之我现在需要邵大人的帮助，还望邵大人莫要推辞。”

“请裴大人放心，下官定当全力而为！”

九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请邵大人让出府苑，作为诊治灾民、研制瘟疫用药的场地吧。”

“让……让出府苑？”邵文顿时慌了，“请裴大人三思啊！邵府已是宿城的最后一块清静之地，若放那些肮脏的灾民进来，令我们也沾染了瘟疫，岂非得不偿失？”

“朝廷封你做这宿城巡抚，是为了让你克己奉公，守一方百姓安宁，你却在这儿大放厥词，置百姓安危于不顾，只图自己清静？”

“下官不敢！下官……下官只是在为裴大人的安全考虑，毕竟裴大人千金之躯……”

“够了。”在朝为官，九歌早已听惯了这些冠冕堂皇的话，她自腰间取下九霄紫电，将拇指拂过锋刃，微微眯起眼睛，语气冷厉，“这官位能否保住，这条命能否留住，全在邵大人一念之间——邵大人要知道，先斩后奏的权力，我还是有的。”

邵文吓得魂飞魄散，瘫在椅中几欲虚脱，他哆哆嗦嗦地求饶：“下官知错了，一切全凭裴大人吩咐，下官若再有半句混账话，就天打雷劈！”

她淡然颌首：“研墨取笔，然后按照我吩咐的去做，给你两个时辰准备，晌午派人去悦来客栈找我。”

“下官遵命……”



邵文那边已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忙碌中，九歌离开邵府回到客栈，一上楼就直奔墨祈房间。墨祈原本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，听到动静后冷然朝门口望来，见是她才放下心。

“小九。”仿佛此种时刻，唯有一声呼唤能令人心安。

九歌刚在大堂向店老板要来了温热的茶水，她行至床前将他扶起，低声问道：“毒性可都逼出来了？”

墨祈咳嗽两声，喘息着点头：“逼出了八九成，残余的毒量已不足为惧了。”

“万幸，那刀锋上的毒药并不致命。”

“由此便可确信，那群杀手是乔装的锦衣卫无疑。”墨祈道，“此毒名为‘蚀草’，是李默上任后，令锦衣卫统一配备淬炼绣春刀的毒药，我曾专门了解过，为避免锦衣卫出于私怨对东厂中人下手，当初便请莘莘配了大量解药，叫大家都贴身备着。”

九歌下意识地反问：“既然东厂成员都贴身备着，你为什么没有？”

她在意他的身体状况，以致关注的重点产生了偏差，墨祈显然没料到她会有此一问，迎着她明亮的眼睛颇感无奈，摇摇头答道：“是我疏忽了，我本以为寻常锦衣卫伤不到我，好在玄露丹也有一定的解毒功效，并无大碍。”

“你现在说得倒轻松，忘记在宿城城外把我吓成什么样子了？”她嗔怪地瞥他一眼，



将茶杯重重撂在桌上，“中毒也不肯第一时间告诉我，把自己性命当儿戏，如果再有下次，傻子才要管你！”

她嘴上责备得厉害，其实看他病恹恹的模样，一时眼眶泛红，心肠早就软得一塌糊涂了。墨祈明白她的心思，自然也颇觉歉疚，于是合拢手指，缓慢而温柔地将她的手护在掌心。

“对不起。”他轻声道，“我向你保证，绝不会再有下一次了。”

九歌哼了一声：“你保不保证，跟我没什么关系。”

“小九，你还在为之前的事情怨我？”

墨祈指的是什么，九歌心知肚明，却仍不肯松口，只装作漫不经心地应着：“怨你？怨你始终不忘与我保持距离吗？我已经说过了，可以理解，出了这扇门，我们依然是再普通不过的交情，同朝为官替陛下分忧，除此之外，绝不给彼此增添任何困扰。”

墨祈凝视她半晌，不禁苦笑：“或许……是我错了。”

九歌叹息：“你还能有主动认错的一天呢？”

“因为在灵山所经历的意外，让我认清了一些事。”墨祈将手抚过她鬓边的长发，眸底光影深深浅浅，爱怜横溢，“我突然意识到，若有一天你我不得已分开，再难相见，我却连该讲的话都没来得及开口，活着又有何意义呢？”

目睹她坠崖的一瞬间，他肝胆俱裂，那样刻骨铭心的恐惧，他此生不愿再经历第二次。随她纵身跃下的那一刻，他完全来不及思考，只知自己如果迟了一步，将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。

从前的他，总以为远离她就是保护她，却因此忽略了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事实上，那反而是在伤害她。大约只有在即将失去的时刻，才会幡然醒悟，后悔曾经没有好好珍惜吧。

九歌垂眸，心中百感交集，她反握住他的手，缓声道：“你想讲什么？我听着呢。”

谁知突如其来的脚步声骤然打断了两个人的谈话，百里云初从门外探进头来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墨祈好些了吗？”

“你怎么来了？是莘莘情况不太好？”九歌忙把手抽回来，匆匆起身，“我去瞧瞧。”

“莘莘刚醒，听说墨祈受伤很挂念，托我来看看怎么样了。”

墨祈平静地回答：“没有大碍，只是余毒未清，暂时还不能轻易动武。”

百里云初紧张地搓手：“那我们这一群人，岂非都要靠小九来保护了？”

“你还怕我保护不了你吗？”九歌笑了笑，“闲言少叙，算算时间，待会儿吃过